



# 璧山大刀燒白 全靠“蒸功夫”

□ 陈小林

邀約朋友叙舊。我問：“有沒有大刀燒白？”江大廚答復：“當然！”於是，根據江大廚提供的地圖定位，我按圖索驥來到酒樓。三五好友久未謀面，此時再見自是高興。

大家坐定之後，燒白端上桌。哇！好“莽”吶。這大刀燒白是傳統燒白的加長版，長有26厘米、寬約4.5厘米、厚度近1厘米，體積幾乎是傳統燒白的兩倍。這種碩大的肉塊，在盤中呈“一封書”造型，飽滿潤澤，看起來“陣仗”十足。

我迫不及待想品嚐一番，沒等主人家喊開席，就率先舉起竹筷。這燒白，拈在筷子上“顛巍巍”“閃悠悠”。這看似“肥媽”的肉塊，入口火巴糯嫩軟醇香，一点也不膩，肥肉有點果凍的感覺，瘦肉纖維軟酥遇齒立斷，回味無窮。

幾個忌嘴不吃肥肉的朋友，先是懼于燒白的“莽墩”望食興嘆。後禁不住我“貼秋膘”“趁嘴動得”的蛊惑，開了“殺”戒。把肥大塊化整為零，你一筷子，我一筷子，一小塊接着一小塊，完全停不下來！

大刀燒白好吃，全靠“蒸功夫”，燒白主料和輔料齊裝碗後，上籠至少要蒸兩個半小時。這150分鐘並非簡單的時間流逝，而是一場食材與食材、食材與爐火共舞的盛宴。肉塊、鹽菜及各種調味料在貼切的火候中發生反應，在多種火力交替使用的“煎熬”中，燒白的滋味也達到了難以言喻的奇妙境界。

臨別，江大廚給我們每人準備了一份燒白，讓大家打包帶回家與家人分享。他還特別提醒：“燒白拿回家後，要記得先放在冰箱里冷藏一天一夜，吃的時候再取出蒸半個小時左右上桌，這種經過‘回籠’的燒白，會比現蒸燒白更加馥香濃郁，也更加入味。”

(作者系重慶市烹飪協會顧問)



燒白是具有濃郁鄉土特色的民間菜，它源於巴蜀地區田席、坝坝宴的三蒸九扣或九大碗，深受大眾食客喜愛。2000年開始，這道菜在璧山出現了其王者級版本——“大刀燒白”。此菜一出，風靡川渝，引來眾多餐館跟風，常有成都、重慶中心城區以及周邊地區的食客專程前往璧山，只為品嚐正宗的“大刀燒白”。

今年國慶長假，璧山的江大廚來電，在其新開張的酒樓

## 我那5年青蔥歲月

□ 羅安會

我的影集里，有一張發黃的照片：一群充滿活力的青年，在參加完縣里的文藝匯演後，在舞台上拍的合影。這張五十多年前的照片，勾起了我在知青宣傳隊的一幕幕往事。

1970年初夏，一個難忘的艷陽天，我帶著簡單行李，從江津朱沱鎮老街插隊到朱沱公社獨樹大隊當知青。

我下鄉的生產隊地處丘陵，土地貧瘠。作為“新農民”，我們每天集體出工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生活簡單枯燥。那時沒有文娛活動，入夜後躺在床上，聽虫鳴、蛙叫，望著茅草房頂亮瓦透進的星光輾轉反側，內心充滿無限惆悵……

下鄉的第二年，公社要成立一支文藝宣傳隊。公社領導見到我直截了當地說：“準備請你擔任隊長。前幾年你曾擔任過演出隊隊長，會吹笛子、拉二胡，還會跳舞，相信你能勝任這個工作。”我心跳加速，回答道：“感謝領導的信任，我試試看。”

當時，朱沱公社有知青500多名。我先成立了籌備組，挑選了28名男女知青和幾名返鄉青年，組成演出隊、民樂隊、後勤組和創作組，然後上報給公社。

宣傳隊成立後，實行軍事化管理，集中在公社旁的古廟萬壽宮吃住、學習、排練，儼然一個正規的文藝演出團體。知青們心里都樂滋滋的。

我選出的這批知青，大多從小愛過音樂、舞蹈熏陶，有一定的表演基礎，走起路來也有一些文藝范儿。為了隊伍形象，我宣布了一條規定：禁止男女知青交朋友，以免造成負面影響。這可笑的禁令竟很奏效，幾屆隊員輪換下來，竟然真未出現一對情侶。

編導組組長是我的師妹，身材高挑、膚色白嫩，是一位能歌善舞且有才華的美女。我帶著兩個“文人”知青，配合師妹的編導組一起策劃，不到一個月就排練出一台有模有樣的節目，有舞蹈、有說唱，還有戲曲片段。節目準備就緒後，請來公社領導審看節目。

試演在萬壽宮戲台舉行，舞台上的電燈格外亮堂，鎮上來看演出的人很多。開演前要进行動員，我對大家說：“腳足勁，帶著情感演出，力爭獲得成功！”隨著音樂響起，一台90分鐘的節目依次開演，台下千餘名觀眾掌聲不斷，公社領導也個個露出了笑臉。那晚，我這個跑龍套的，吹拉彈唱忙得不亦樂乎，雖無主角光環，但依然感覺收穫滿滿。

幾天過後，宣傳隊去朱沱鎮下屬的四個公社巡回演出，大受歡迎。

六月，天氣漸漸熱起來。我們背著鋪蓋卷來到邊遠的渡牛大隊。黃昏已至，遠鄉近鄰的親朋好友聚集戲場，晒曬慢慢熱鬧起來。那時的農村沒有電，隊員們將自備的煤氣燈点亮，照亮舞台和保管室，大家化好妝，等待天黑。這一晚，觀眾在歌舞、說唱和斗鬧的演出中，心情愉悅。節目演完多時，人才依依不捨地散去。

演出後的夜晚，伸手不見五指。大隊婦女主任將8位女隊員安排到兩個村民家中借宿。十多位男隊員則打開被蓋，住在保管室的地鋪上。年輕人瞌睡多，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。

那時候，宣傳隊下鄉演出是沒有工資的，只是按天數計工分，然後由每個大隊分攤支出。

下鄉演出最怕下雨。有一次，演出在一個滿天星斗的盛夏夜晚進行，四面八方的群眾沿著山坡小道，手搖蒲扇，拿著電筒、馬燈、火把，向前進大隊的小學校走來。這所小學有舞台，我們掛好幕布，三盞煤氣燈將操場照得雪亮。晚上八點半，聲樂和報幕員甜美的嗓音響起，鬧哄哄的場地一下子安靜下來。開幕式剛演完，遠處突然傳來轟隆隆的雷聲，大風驟起，舞台上的幕布被風掀起，三盞煤氣燈被吹熄，操場上漆黑一片，觀眾頓時躁動起來。大隊書記跑到幕布前吼道：“不要慌亂，要下雨了，大家進學校休息一下，天氣好轉後繼續演。”大家的情緒這才穩定下來。風住了，雨停了，音樂再次響起，節目順利進行……

在下鄉的第六個年頭，我被安排進了公社，當了一名半脫產幹部……

(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



綦江東溪古鎮風貌

## 綦江河邊的東溪

□ 劉澤安

綦江古鎮東溪，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。

走在古老而荒涼的船碼頭，很難再找到當年的繁華和忙碌。隱藏在草叢中的青石小路盡頭，是時緩時急的綦江河水，沉穩地向前奔流。綦江河養育了東溪古鎮，它是這個古鎮的魂魄，護佑著古鎮的歷史溫度和現代溫度，兩種溫度融合在一起，最終成就了名副其實的千年古鎮。

綦江河，發源于萬隆山老鷹嘴的一股溪水，流過無數灣、拐、溝、崗，最終來到了東溪場邊。從此與東溪結下了兩千多年的不解之緣。

綦江河，是一條英雄的河流。流到東溪場的綦江河，河道不寬，但卻是抗戰時期重慶的一條物資運輸大通道。沿著東溪場邊上的河道往上溯行，也就十多里的路程，有一座不大的鐵礦廠。那時，鐵礦廠生產的鐵礦和礦石砂，用小船運到東溪場上的碼頭，再用大船轉運到重慶城區，最後抵達兵工廠的車間，製造出各種武器抗擊侵略者，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。

來到東溪，無論是古鎮的哪一片土地，你都會看見綦江河，躲都躲不掉。一條東丁河，一條福林河，都是綦江河的一部分。東丁河是從丁山湖一路走下來的，走的路要陡峭得多，萬佛峽谷垂直而下，東溪農場的河水緩緩流淌，不再像趕集似地慌不擇路，一路走一路看風景。過去，河上曾經建有一座黃葛橋，人們從橋上過河往河西。後來，不但黃葛橋沒了，連黃葛樹也沒了，一段東丁河就这么平淡無奇地流淌下來，一直到了大、小金銀洞。

福林河的路也是從山中出發的，但更平緩一些，一路爬上亂窩窩的小石頭，從小石頭上滾下來，就这样一路爬一路滾，快要與東丁河相接的那一小段，是風景最美麗的地方。河水流過的不再是亂石，而是一塊塊的巨石，峽谷走廊里彈出的古音——咚咚咚，一路去往綦江河。在快要到達目的地的地方，與東丁河相遇在太平橋前，一起奔向綦江河。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了東丁河，也沒有了福林河。再見了，東丁河；再見了，福林河。

古鎮東溪邊上的綦江河，沒有穿越古鎮的任何一條大街和小巷，而是悄悄地繞著離開，但這條河流給了古鎮不同的魂魄。一條河滋潤的力量是無限的，綦江河也是如此，一年又一年，保護著千年古鎮的子民和這裡的一草一木。

綦江河流過東溪，卻不會停留在東溪。它要去的是長江，是大海。

古鎮東溪靜靜地蹲在綦江河邊上，她要留下來，等你，等他，等我。

(作者系重慶市綦江區作協主席)

